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野菊是秋天的方言

田桂銘

回到故鄉的第二個清晨，我在老屋後面的坡地上看見一叢野菊。金黃的小花擠在枯草之間，像一群孩子躲在門後張望陌生人。我蹲下身，想叫出它的名字，嘴裡先冒出了普通話的「野菊花」。這三個字干干淨淨，准確，沒有溫度。

祖母走過來，看了一眼說：「苦薏子開了。」我愣住了。苦薏子這三個字，像一塊粗糙的土布，帶著露水和泥巴的氣味。同一朵花，普通話叫它「野菊花」，故鄉的方言叫它「苦薏子」。一個活在植物圖鑑裡，一個活在祖母的舌尖上。名字不同，花就成了兩朵。

那天下午，我在村子裡走了一圈。東邊的嬸子叫它「山黃菊」，西邊的老伯叫它「野菊仔」，還有人叫它「霜裡黃」。每一種叫法都帶著各自院牆的味道、灶台的溫度、田埂的走向。秋天在這個村子裡，從不用同一種聲音說話。野菊就是它的方言，每一叢都有自己的口音。

城裡的菊花展忽然浮上心頭。那些被精心修剪的菊花，名字都寫在木牌上：綠牡丹、墨荷、帥旗。它們說著標准的普通話，姿態端莊，無可挑剔。

那是秋天的普通話，字正腔圓，卻聽不見一個故鄉。野菊不一樣，它不登大雅之堂，只在路邊、石縫、田埂、荒坡上，用最土的話，說最真的秋天。

離開故鄉那年，我學會把所有的方言都藏起來。在城裡說普通話，在單位說普通話，連做夢都開始用普通話。

我以為自己融入了更大的世界，卻不知道，有些東西正在悄悄消失。

就像這野菊，農藥灑過的地方它死了，水泥鋪過的地方它沒了，連那些叫它「苦薏子」的老人，也一個接一個地走了。

這次回來，我忽然發現村裡的小孩已經不會說方言了。他們指著坡上的野菊，用標准的普通話念出「野——菊——花」，三個字咬得一板一眼，像在朗讀課文。祖母在一旁聽著，張了張嘴，終究沒說出「苦薏子」三個字。她只是彎腰摘了一朵，放在鼻尖聞了聞，又輕輕放下了。

我站在坡地上，看著那叢野菊在風裡搖晃。它還在用最古老的方式，替這片土地保存著一份口音。普通話讓所有人都能聽懂秋天，卻讓秋天失去了故鄉。而野菊不說話，它只是開著，用祖母那一代人才能聽懂的方式，固執地、安靜地、一朵接一朵地，替故鄉發音。

風停了片刻。學著祖母的樣子，我蹲下身摘了一朵。花瓣很輕，放在掌心幾乎沒有重量。

可我知道，這小小的金黃裡藏著什麼。我把那朵花夾進筆記本裡，像收藏一句正在消失的鄉音。

茶山的秋天

譚梓健

在茶山干活，有一樣東西最不值錢，就是風景。

十月，山坡上仍是青蔥一片。早晨的霧氣從谷底往上漫，太陽升高，霧便散開，露出遠近的田疇、村舍。倘若帶著游山的心思來，處處都是好景致。可真到了茶壟間，便顧不上欣賞了。

從前讀茶詩，對茶的認識多半來自紙上。盧仝的《七碗茶歌》寫得痛快，茶湯入腹，竟有兩腋生風之感。蘇軾說「從來佳茗似佳人」，也極有風致。我愛這些文字，覺得一片葉子能與詩酒、山水相伴，實在是中國人生活中的妙事。直到親手采過茶，才發現自己對這片葉子的了解，不過始於茶杯，終於茶杯。

茶園的活計，遠沒有詩裡那般輕盈。

秋天的茶樹，枝條長勢不一，有的芽葉舒展得正好，有的尚未長足，有的已經偏老。隔著一層老葉，嫩梢容易漏掉。心急伸手去夠遠處的枝頭，又會把腰擰得難受。初學時總以為采茶無非是摘下葉子，等到袋裡有了些分量，才曉得挑選比摘取更費眼力。整枝掐斷固然省事，混進過老的葉片，卻未必符合這批茶青的要求。

茶樹上嫩芽從葉腋間生出，新葉挨著老葉，枝條向著有光的地方舒展。采茶人只能順著它的長勢尋找，不能要求所有嫩梢長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起初貪快，站定一處，身子左傾右斜，想把周圍的茶青采個干淨。不到半日，腰背便酸得難受。後來學著沿茶壟挪動腳步，寧可多走幾步，也不勉強扭身，手上的活計才漸漸順當。

奇怪的是，越熟悉這些動作，越覺得采茶不只是手指的事。眼睛要辨認，腰腿要配合，手掌要護住采下的鮮葉，連盛茶的袋子也不能任其塞得太緊。人在茶壟間干活，平日在意的許多事情，也顧不得多想。太陽曬到後頸，汗水沿著脊背往下淌，只盼著一陣風從山口吹來，叫衣裳涼快片刻。

這樣的風，古人想必也曾領受過。不過坐在茶室裡等風，與站在茶地裡盼風，滋味終究不同。

我尤其記得秋茶的氣味。鮮葉剛離枝頭，帶著草木特有的青氣，湊近些聞，清爽中又有些生澀。它與杯中紅茶的甜香相去甚遠。若把一把鮮葉握在掌心久久不放，葉片被擠壓得皺了，氣味也會發生變化。茶青采下後還須及時交收、妥善攤放，後面的萎凋、揉捻、發酵、干燥，各有各的講究。

而說起中國茶文化，人們總愛稱道它的雅。茶有茶禮，有茶詩，有茶書，從唐宋的煎煮點試，到明清以來日漸普及的散茶沖泡，一片葉子牽連著如此豐富的生活趣味，確實值得珍惜。但我在茶山上想得最多的，倒是一個尋常的問題：古人杯中的好茶，也曾是枝頭青澀的葉片，也須經采制，方能成為文人案上的清供。那些留名於世的詩人，我們至今讀著他們的文字；至於當年采茶、制茶的人，多半沒有留下姓名。

這並不是詩人的過錯。飲茶有飲茶的興致，做茶有做茶的艱辛，各人眼裡的世界原本不同。只是在漫長的歲月裡，茶的清香被寫進許多篇章，茶山上的勞作卻常常悄無聲息。我如今讀到那些優美的茶詩，依舊喜歡，只是願意在詩句之外，多想一想采茶的季節，想一想枝葉間那雙忙碌的手。

收工的時候，沿山路往下走，回頭望去，成行的茶樹隨著坡勢起伏，遠處的村莊升起炊煙。忙了一天，山還是早晨的山，樹也還是早晨的樹，只有茶青離開了枝頭，人的身體多了一身疲倦。

晚飯後一杯茶湯入口，依舊是平日熟悉的滋味。只是這回，喝得比往常慢些。窗外已有蟲聲，秋夜漸涼，白天勞累的腰背在椅子上舒展開來。桌上的茶杯冒著熱氣，我把兩只手攏在杯沿，許久沒有松開。



把秋天泡進杯裡

葉正尹

窗外的梧桐葉飄零時，我拈起幾朵干菊花放進玻璃杯。它們蜷著身子，色澤黯淡，薄而脆，指尖稍重些就要碎。與記憶中秋風中搖曳的鮮亮模樣相比，這些干枯的花瓣更像被時間收走了水分的舊物。

水將沸未沸，壺嘴吐著白氣。提起壺的瞬間，我想起這些菊花也曾飽飲晨露，在霜降時節綻出最驕傲的姿態。如今它們靜臥杯底，等待一場重生。

熱水傾瀉而下，菊花在漩渦中驚惶起舞，上下翻騰如命運顛簸。待水面稍定，水聲嗚咽著透出來，是菊花在吸水，在蘇醒。有的花瓣急於舒展，卻因吸飽了水倏然沉底；有的不慌不忙，在浮沉間次第打開自己。菊花最美的時刻，或許不在枝頭迎風招展，而在水中幾度浮沉後，舒展成通透的姿態。

你看那朵慢慢沉落的菊，它在水中重新活了過來。花瓣舒展成半透明的淺黃，花托泛著微青，每一絲脈絡都清晰可見。菊香隨水汽裊裊升起，在窗格斜照的日光裡織成透明的紗。它比在枝頭時更顯從容，儼然所有的風霜雨露，都是為了在這一刻化作杯中的風景。

茶水染上淡淡的琥珀色，恰似融化了某個秋天的黃昏。秋天就這樣被一點點泡開了。

菊花終於靜臥杯底，綻出近乎完美的姿態。它們不再掙扎，只是安然地釋放著最後的芬芳。

注視杯中那些已然靜止的花瓣，時間恍若也慢了下來，與茶香一同凝固在這方寸之間。這時才懂得，所謂歸宿，不過是找到最適合沉淀的位置。

捧杯輕嗅，清香幽微，不似新菊那般熱烈，卻多了幾分歷經煎熬後的溫潤。淺啜一口，初覺微苦，旋即化作清甘，那滋味在喉間久久不散。這何嘗不是日子的回甘，那些曾經的激蕩，終究都沉淀為生命裡溫柔的余味。

我想起東籬采菊的陶淵明，他若品這盞茶，該會心一笑吧。他愛菊之傲霜，我們更懂菊之重生。千百年過去了，菊花從籬畔到杯中，走完了從傲霜到入茶的一程。

茶漸溫，菊香漸淡。這浮生何嘗不是一盞菊花茶？我們在時光的熱浪中翻滾、舒展，把鮮亮熬成澄明，只為在百轉千回後，仍能於這清水般的平淡裡，品出一絲生命的清甜。杯底，菊花靜默，仿佛在說：真正的圓滿，恰是在沸水中，依然保持那顆澄澈的心。

王子雄捐 北區工商福利

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訊：本會外交主任王子雄昆仲令尊王府諱良培義老伯父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六時三十六分騎鯨西去，千秋永訣，享嵩壽積閏壹佰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子雄昆仲平素孝思純篤，秉承嚴訓，樂善好施，關心本會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譚安強逝世

電光體育會訊：本會理事長譚安強，不幸於二０二六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六時，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207靈堂(Sanctuarium-207)，擇訂於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譚安強逝世

岷友體育會訊：本會理事長譚安強，不幸於二０二六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六時，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207靈堂(Sanctuarium-207)，擇訂於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林安利逝世

菲華新市場聯合總會訊：本會顧問林安利先生，不幸於2026年11月7日晚，逝世於岷市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老成凋謝、軫掉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02號靈堂，擇定十一月十三日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電慰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吳劉慧敏逝世

尚一中學高中第八屆初中第五屆級友聯誼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吳劉慧敏學姐，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晚八時五十一分壽終於UST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靈體於十一月十日下午五時火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奉骸安位於普濟禪寺。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爰訂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吳劉慧敏逝世

尚一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常務顧問吳劉慧敏學姐，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晚八時五十一分壽終於UST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

靈體於十一月十日下午五時火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奉骸安位於普濟禪寺。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爰訂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吳榮智喪偶

和記訊：僑商吳榮智先生尊夫人，吳府劉慧敏夫人（晉江烏石鄉）亦即吳尚恆，靜宜，如惠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晚八時五十一分壽終於UST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靈體於十一月十日下午五時火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奉骸安位於普濟禪寺。

鄭文鋒喪偶

永春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 本會鄭諮詢委員文鋒學長尊夫人李珍珍女士，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十一時，逝世於崇仁醫院，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13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並爰訂於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敬請各位職會員屆時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鄭文鋒喪偶

菲律濱永春同鄉總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鄭副會長文鋒鄉賢尊夫人李珍珍女士，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十一時，逝世於崇仁醫院，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13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並爰訂於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敬請各位職會員屆時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藉表哀悼,以盡鄉誼。

永和鎮基蘭醫院 菲華新市場聯合總會 晉江同鄉會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總商會 獻花執紼通告

為通告事：本會理事莊志榮鄉賢令慈，莊府王太夫人諡烏蓮（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零三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靈堂，擇定於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出殯，茶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爰訂於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吾會職會員，屆時務希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右通告

理　事　長：王松齡

執行副理事長：詹廷誠

副 理 事 長：張孚志 施培銓 蔡振作 柯維漢 蔡哲人 丁勁樟 陳長波

秘　書　長：洪源集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本會全體職會員

訃告

莊王烏蓮
（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譚安強
（廣東台山）
逝世於十一月六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 - anthurium)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時

林安利
（福建龍海角美東山）
逝世於十一月七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2 - cattleya)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十五分

鄭李珍珍
逝世於十一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13靈堂（Sancturarium - 313）
擇訂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吳劉慧敏
（晉江烏石鄉）
逝世於十一月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流芳百世